

盐，古代的经济命脉
看盐商在清末乱世里风起云涌的一生

天下盐商

卢洪营◎著

JIANXIA
YANSHA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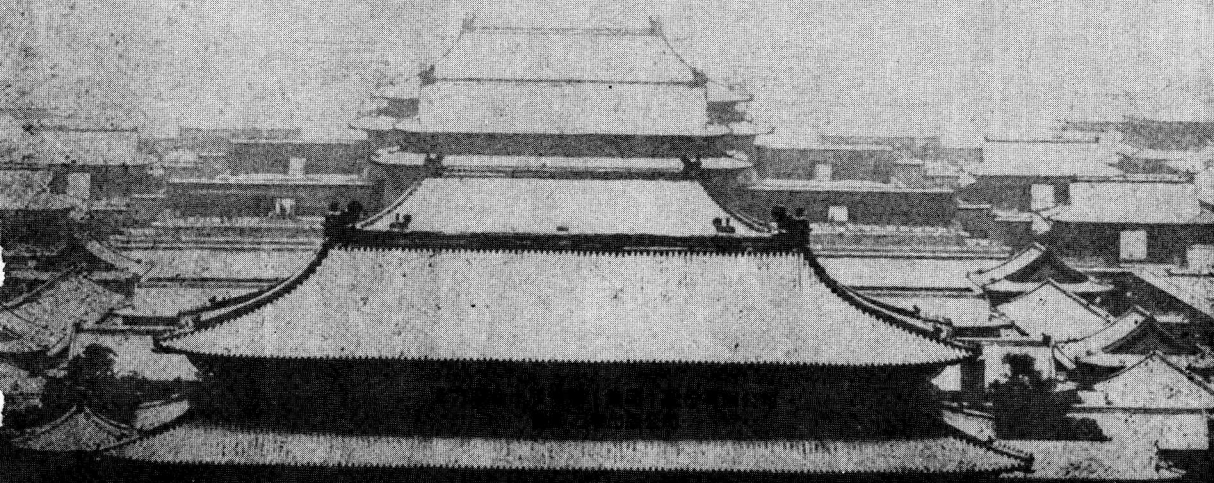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看盐商在清末乱世里风起云涌的一生

天下盐商

卢洪崧◎著

JIANXIA
YANSHANG



© 卢洪营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下盐商：看盐商在清末乱世里风起云涌的一生 /
卢洪营著. —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10.7

ISBN 978-7-5470-1146-1

I. ①天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34123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刷者：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67mm × 234mm

字 数：325千字

印 张：18.75

出版时间：2010年9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策划编辑：赵海萍

责任编辑：李文天

特约编辑：杨 骏

装帧设计：小徐书装+韩东

ISBN 978-7-5470-1146-1

定 价：29.9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世人知其富，而不知其苦 ——晚清盐商的艰险和挣扎

对盐商感兴趣开始感兴趣是早些年游扬州，从园林建筑中见识了盐商的大气与奢华，回来后收集了厚厚一摞的旧书和资料，纯为兴趣阅读，并未想过提笔。直到几年后，读到一些关于扬州盐商的故事，才心中一动。

据记载，乾隆年间，有一个皇子睡懒觉，耽误了读书，乾隆皇帝知道后很生气，他斥责皇子说：“汝等欲享福，须投身扬州总商家才好呢！”作为一朝之君，竟然觉得扬州盐商的享乐程度超过皇家。在自古重文轻商的中国社会，被乾隆皇帝如此称赞的扬州盐商，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群体呢？”

盐是人们最为日常的生活用品，在古代，盐业的税收一直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。到了清代，整个盐业的税收占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，其中两淮地区盐业的税收又占全部盐业税收的一半，历史上一直流传着“两淮盐，天下咸”的民谚。两淮盐区指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两大片产盐区，都在江苏境内。淮盐的产量很大，为江苏等6个省份供应食盐，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。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，扬州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，所以，两淮盐商又被称为扬州盐商。

明清时期，扬州的繁荣达到极盛，正所谓“扬州繁华以盐盛”。尤其到了清代康雍乾年间，扬州盐业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，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。

以乾隆三十七年为例，这一年，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的32%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全世界8%的经济总量。

“这是就经济规模而言。就人口规模而言，扬州人口50万，居世界第六。就文化地位而言，扬州排名世界第一，第二是北京，第三是罗马，第四是巴黎。”某历史学者如此总结扬州当时的历史地位。

这样一个锋芒毕露而又提心吊胆的群体，有太多值得说的故事。要想看一个人的起落沉浮，一个家族的恩怨纷争，一个群体的彷徨挣扎，盐商是最好不过的选择。这份强烈的兴趣促使我动笔，我亦是读者，在我看来，我并不是在创造故事，只是将历史上已有的精彩片段和精彩人物抽取和组织起来。期间写了一年半，时常揪心于情节下一步的发展，罗诗承和魏仪婷等人的命运转折，也是因为挂心，所以当故事完稿的那天，我倍感失落，情绪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从晚清盐商的故事中脱离出来。

至于为什么聚焦在晚清，这里也顺带说明一下。在那个王朝的末期，时代风云变幻，但盐

商却处在首当其冲的地位，需要在三重势力下斡旋，生存环境最为复杂，最为惊心动魄。

一：盐商与官僚

清政府对盐商的态度经历过“扶持、控制、盘剥”三个阶段，到晚清时已经达到了矛盾爆发点。政府因为内部的腐败和外部频繁的战事，正面临着不断加剧的财政危机，各地方政府也都面临着收入与支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，这个时候作为税赋的大头盐课就成为被严加盘剥的对象，食盐运销要承担近十种新的税负，包括外债赔款的担保，鸦片税的替代，修建铁路、学校开支、工业发展、军队费用等等。失去了利益平衡，在动荡的环境中，盐商与官僚阶层的矛盾就处于随时爆发的状态。

二：盐商与私枭

盐枭是指那些武装贩卖私盐的团伙，自古即充斥于江淮地区，到晚清时，两淮地区盐枭充斥，其活跃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，有名的“青帮”和“洪门”都在这个时候跟盐枭的关系极为密切。而盐商和盐枭的关系，并非那么直接的一官一私、一明一暗，表面上盐商行销官盐，帮助政府打击私枭，但私下却又以盐枭为制衡工具，与地方政府争取利益。因为私枭的存在，贩盐而不缴税，对清政府来说是个极大的毒瘤，如果不重视对盐商的关照和维护，整个盐业的发展都有可能转向地下进行。这三个角色之间一直是十分微妙的制约关系。

三：盐商与革命党

晚清社会动荡，革命的呼声逐渐高涨。此时表面的区分是盐商归属清政府支配，而盐枭偏向革命群体。但实际上，盐商私下与革命党的接触也是多种多样的。此时的盐商支持革命主要出于两种考虑，一种是充分理解国家现状，因民族大义而慷慨资助；另一种则是为了在清政府、盐枭、革命党等几派势力中斡旋得利。同时另外一边，盐枭表面上支持革命，另外一层却又对革命信心不大，相比较盐商的思想觉悟来说，盐枭们更注重眼前的利益，因此他们不断地与清政府接触，试图将自己放到支配平衡的位置上。而这个时候的新兴革命社团，既缺钱，又缺人。需要盐商提供革命经费购买军火，同时又需要势力庞大的盐枭支持起义行动，所以他们试图将盐商和盐枭都收为己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各种各样的矛盾又滋生出来，任何一个小矛盾都有可能打破既有的平衡，成为点燃整个大局的导火索。

这样的时代，盐商的生存比以往更加艰难，也更加需要智慧。这样的时代，从不缺少跌宕起伏的故事，家族恩怨，才子红颜，个体与阶层的对抗，大义与私仇的抉择……而这本书没法给出全景，所能展示的只是浩瀚时代的一角，管窥蠡测之余，只求让人读完一叹，或者一笑。

卢洪营

目录Contents

第一篇 龙须宴..... 001

这一番话指桑骂槐，恶毒得很，明着是在摆孝心，其实是在暗示罗千山赶紧把白银交出来。罗千山心里冷笑，佩服的是这柳淮小小年纪，虚伪起来居然可以表演得这么厚颜无耻……

第二篇 吞海井..... 069

傍晚时分，马车经过疯草坡，突然喊声大作，接着前后跳出十几个大汉，都是清一色黑衣黑裤，手提刀斧。车上秦老爷子吓得双腿发软，哆嗦着说：“好汉，要钱我们给……”

第三篇 大将军..... 109

汪晴絮自小看戏，赵子龙也看了不下百遍了，可哪一个也没有岑老爷爷如此俊朗威风，忍不住击掌赞叹道：“白马银枪忠良胆，长坂坡前活子龙！”

第四篇 声声慢..... 145

罗诗承觉得自己好像被掏空了一般，他一下子失去了重心，辨不清周围的色彩，眼前雾蒙蒙的一片，一切都在变轻，变白，白茫茫的一片……

第五篇 腥风起..... 157

沈厚霖便服打扮，带上亲信，沿着南门老街一路朝悦林小筑走，行至半途，突然耳边传来一阵低吟，隐隐约约，似蝉鸣又似笛声，气息苍劲雄浑……

第六篇 马蹄荒..... 206

高川的枪口对着罗诗承，笑道：“二位，这下应该跑不掉了吧？”

第七篇 春宝堂..... 231

柳准仍跪在堂下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他从未被人以这样的方式羞辱，抬头冷冷的看了蔡金标一眼，此时百般心情都化作了仇恨.....

第八篇 点江山..... 256

罗诗承将枪口对准柳准，但心中顾虑到起义之事，无论如何也开不了这一枪。他的反应则让柳准得意万分……

第九篇 叹红颜..... 283

罗诗承面朝夕阳河水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停止了流动，他只觉得天下事情都好像玩笑，从此之后再难分出甘甜苦辣，恩怨是非。

第一篇 龙须宴

01 山雨欲来

光绪二十二年四月，因为一个十七岁的姑娘，扬州城一夜之间鱼价暴涨。

按说沿江的渔民理应喜不自胜，然而他们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涨价的鱼种不对。往年的这个时候正是鲥鱼热卖的季节，两广人常说“春鳊、秋鲤、夏三黎”，这三黎就是鲥鱼，长江三鲜之首。广东的巡抚提督们干着急却没口福，鲥鱼四到六月间溯河而上，最初的美味还是得由两淮人先尝，并且鲥鱼娇嫩，出水即亡，等运到广东的时候味道早就变了。

扬州城里的大盐商们，最喜欢派遣几条小船，雇专业的渔民，在焦山急流中张网捕捞。网是有讲究的，常捕鱼的人都知道，鲥鱼生得最娇贵，别说是见风见光，哪怕是用手碰碰鳞片，它都会立刻不动，所以苏东坡称它为“惜鳞鱼”，已经清高到一定境界了，不能用平常的网来捕。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用河草加蓖麻绳，蓖麻绳在里，河草在外面，好比是打了一层伪装，以鲥鱼的智力，在被捕捞上来的瞬间，绝对分辨不出来这东西是草还是网。并且河草下水之前还要用鲜活的鲫鱼刮擦一遍，以便保留鱼的腥味。这个气味也是有讲究的，因为老渔民们发现，在同水域里面，鲥鱼最瞧不起的就是鲫鱼，或许正是出于这种罕见的清高，有鲫鱼在场的情况下，它们就不会轻易死掉。

这么一来，从下网，到捕捞，到提上网，鲥鱼都能保证鲜活。而船上又早已经置办好了柴草锅釜，请好了高明厨子，提上来之后，不等鲥鱼反应，就立刻加工放到锅釜里。然后船夫迅速划桨回扬州，到平山堂的时候，鱼熟味香，盐商们刚好在此等候品味，跟亲自到焦山烹食毫无差别，还优雅从容，免去了舟艇波折之苦。

不过这一般是大盐商的做法，小一些的商人既想凑热闹尝美味，又没那么多钱撑面子，因此还是会选择比较实际的方式：等渔民捕捞回来，直接购买，活鲥鱼的价格是死鲥鱼的二十倍，如果是非常鲜活的大鱼，一条能换二两白银，抵得上六石稻谷。这一季的捕捞，就能让扬州城边上的大部分渔民过上半年舒服日子。

然而没想到，今年鲢鱼的价格跌下来了，平常不大起眼的鲤鱼和鲢鱼价格却翻了几十倍。说起来也可笑，这种跟自己生意息息相关的消息，渔民们居然还没茶馆里跑堂的知道得多，半杯茶水下肚，不免又有人开始打听起来。

“今年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帮老爷全换口味了？”

跑堂的搭眼一扫，发现说话的人不是熟客，再一看，长袍又肥又大，外面加了领衣。明眼人看得出，这种袍子是前些年的款式，叫做“一裹园”，现在时代走得这么快，别说是冲进来的西服洋装，就是长袍也早变了模样。如今扬州城里流行的是又短又瘦、带立领的半掩襟式，并且还用的是南洋来的毛料。凡是要点脸面又有点闲钱的人，早就置办了一套新款式了。如今还穿着十几年前流行的旧袍子，只能说明这人是在打肿脸充胖子，多半是瞎折腾的菜贩子鱼贩子，最爱凑到茶馆里打听行情，还非想装作事不关己的模样。

跑堂的冷冰冰地说：“是啊，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腻歪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脸就已经转向另一桌了。

旧袍子客官一见这反应，也知道跑堂的心里怎么想。他笑笑，等跑堂的走开两步，端起茶杯说：“小二哥，茶冷了味不浓，你给我添点滚烫的热水来。”

跑堂的一听，略感诧异，不过随即转身，提着开水壶乐呵呵地凑过来。这话其实是茶馆里的一个暗语，让你添点“滚烫的热水”，意思就是要给你点赏钱，当然赏钱也不会白给的，人家要打听的事情，你多少得弄点有用的消息出来。

移开茶壶盖，象征性地加了一点热水，再把茶壶盖上。果然，桌子上多了一两银子。数目不算太多，可也远远超出了预期，跑堂的笑眯眯地一探手，非常娴熟地用袖子一挡，银子就不见了。

嘴里立刻换了个恭敬的口吻：“这位老爷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？”

旧袍子客官淡淡地说：“姓丁，行五，名字也是五。”

跑堂的立刻叫了一声：“丁五爷。”

丁五也不浪费时间，继续回到主题：“你说这鲤鱼和鲢鱼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偏偏就是这两样涨了高价。”

“嘿嘿，丁五爷，你想想，这鲤鱼和鲢鱼最别致最相同的地方是什么？”

丁五摇摇头，他倒不是猜不出来，只是故意装傻，好让跑堂的能多透露两句。

“都有胡须呀！鲤鱼和鲢鱼能涨价，全凭了这对胡须！”

“胡须有什么好？”

“五爷你可能还没听说，这扬州城前些日子来了一位极漂亮的姑娘，说是独门厨艺，有人牵线搭桥，愿意为城里的几位大老爷做一顿连皇上都没尝过的龙须宴。”

“龙须宴？就是鲤鱼鲶鱼的胡须？”

“对，据说这餐做出来，所有的河鲜海味都会失色。”

丁五皱眉：“真有那么好吃吗？”

跑堂的说：“嘿，好吃不好吃，那也得看是谁做的，据说有些人吃饭，光看厨子就能看饱……”

说了这话，跑堂的又慌忙扭头四顾一圈，见没人注意这边，他这才放心下来。

丁五会心一笑，又问：“可是一顿宴席而已，怎么会一下需要那么多？”

“丁五爷，别看这只是一顿简单的宴席，花的功夫可大着呢……这么跟你说吧，炒一盘鲤鱼须，起码得需要一千根鱼须，也就是五百条鲜鲤鱼，这五百条鲜鲤鱼，还得是经过精挑细选的，个头大，精神足，尤其是胡须要丝毫不损。你想想，按照这个规模买下来，扬州城有多少鲤鱼卖不光？”

“难怪，”丁五琢磨一下，“可是他们要的只是鲤鱼须，割掉了胡须，这鲤鱼还可以照样返回集市上卖的才对，总不至于直接扔掉吧？那得多浪费！”

跑堂的连连摆手：“你就别操他们这份心了，丁五爷，咱们扬州城里的这几位大老爷，愁的就是没地方浪费！”

“也对，”丁五点点头，嘴里嘀咕，“龙须宴……我还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姑娘，敢夸下这般海口。”

“哟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见到的，”说到这里，跑堂意识到自己言语间有闪失，眼珠子一转，连忙补充，“不过丁五爷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，这点事搁你这儿不算什么……”

丁五又是笑笑，不作声，喝了半杯茶之后，起身走了。

跑堂的目送他离去，隔着衣服摸那一锭银子，越摸越有感觉，不禁笑逐颜开。他摸得出神，以至于有人从他身后拍了他一下，他都没有反应，拍了第二下，他才猛然扭过头来。

这是一名爱叙闲话的熟客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：“小开子，是不是今天热水格外烫啊？”

“原来是沈爷，”跑堂的咧开嘴说：“烫也不烫，不过意料之外的东西，多少

都舒服，咱打杂的成天弓着腰听人使唤，不就是图着多来几位这样的客人嘛！”

“多来几位？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人的名头吧！”

跑堂的愣了愣，点头说：“这倒是，我还不知道这位丁五爷是什么来头？看上去穷酸，出手却不小气。”

这位沈爷嘿了一声，说：“嘶马镇上的九千岁你可知道？”

“沈爷你这是拿我开涮呢？九千岁蔡标他再厉害，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。”

沈爷放低了声音说：“今天这个丁五爷，比九千岁更厉害！”

“不可能！这年头，能比九千岁厉害的，只有一个了，哪里会是丁五爷？”

“我问你，比九千岁厉害的叫什？”

“还用问，当然是洪门的大山主、嘶马镇上贩‘砂子’的徐宝山啊！”

“对，徐宝山是山主，而你今天见的这位老爷，就是他的三大副山主之一，丁宾狐，徐宝山做的事情，有一半以上都是他出的主意，你说他是不是比九千岁更厉害？”

跑堂的知道这沈爷虽然爱说闲话，却不是个空穴来风的人，他一听这话，心里已经开始慌了，可嘴上还是强辩：“他明明跟我说他叫丁五……”

“难道还要告诉你真名，让你一下就知道他是一个贩私盐的副仗头？”

跑堂这下是真的相信了，左瞅瞅右瞅瞅，低声问：“沈爷，我今天就是跟他说了个龙须宴的事情，不会惹什么祸吧？”

沈爷摇头：“这谁也不敢保证，丁宾狐心机不可测，万一你哪句话让他不开心，记了仇，兴许明天我再过来，你已经横尸街头了……难道你忘了，上次阮拐七是怎么死的？肠子都被拖出来了！”

“阮拐七那是背后说人长短……我这就是说一下为什么鲤鱼鲶鱼涨价，总不至于得罪他吧？”

“嘿，”沈爷敲了他一下，“你真以为龙须宴就是把鲤鱼须割下来炒炒？”

跑堂的摸着脑袋问：“不然还干什么？”

“我跟你讲，这宴席绝对诡异，新来的姑娘神神秘秘，光听声不露脸，很不简单，街上早就有传闻了——”

沈爷凑到他耳朵跟前一字一句地说，说到后面，声音越来越低，像是还未出口就硬生生地被吞了回去一般。

末了还说：“等着瞧，这背后肯定要发生血案。”

跑堂的腿直哆嗦，不知怎地就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02 笑太佛

扬州的大盐商罗千山素来以稳重温和著称，人唤“笑太佛”，罕有风波能让他面露惊异，然而今天他却出奇地烦躁。他搓着手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两条眉毛都要锁到一块去了。嘴里止不住地念叨：“还不回来！”

他是在等管家文泰。文泰一早上出去打听个事情，这都过了午饭时间，人还不见踪影。他琢磨文泰这趟要么是打听得不顺利，被其他事情牵绊，要么就是真探到了眉目，所以才多耽搁了些时间细查。罗千山相信，以文泰的细致和精明，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是绝对不会让他久等的。他现在如此着急，并非对文泰的事情不放心，只是对自己的期望太急切。

罗千山无数次叮嘱过自己：急切是从商的大忌。他咸丰元年出生，原籍徽州，十五岁从商，跟随叔父到了自贡，当时“川盐济楚”，自贡盐场变成川省精华之地，富庶甲于蜀中。这之后他起起伏伏，半生跌宕，由灶商变成了引商，又从自贡来到扬州，无论收盐运盐，他都以宽厚诚信待人，积而能散，视人犹己，把一个小盐场打理成声名远播的罗家盐店总号“润典祥”。能有如今的成就，也是凭了这份胸怀。

他常跟管家说：“别人是为进三尺抢一分，而我是为进三分退一尺，他们只见我退，却没想到三年五年十年之后，我还是走在他们前面。”哪怕是如今身为两淮盐运要人，他仍然处处谦和，不管是衙门里开会，还是两淮商圈里有活动，开会议事，他的习惯就是说一句：“你们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！”在场之人争论不休，他却能酣然入梦。因此他选择的经商伙伴多年来都能跟他和睦相处，平安无事。商圈里，不了解他的人总会觉得他软弱，缺乏主见，而了解他的人，往往会把他当成一个非常可怕的对对手，或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。

大半生走过来，罗千山对自己这套做人处事的方式还算满意，然而有个人却让他感觉异常的挫败：儿子罗诗承。

或许是因为将智慧全部用在了外面，罗千山的家庭生活充满了让他无法控制的阴霾：发妻陪伴他走过坎坷和荆棘，任劳任怨，然而婚后两年未孕，好不容易怀上，她却得了产后疾症早逝；孩子被奶娘带大，人是生得聪敏，可性格过于洒脱随

性，受不得管束，既不认真读书，也不学习经商，赶走一位又一位私塾先生，终日与一帮不学无术的朋友四处游玩，流连欢场，肆意挥霍，俨然有败家之势，并且极力阻止罗千山娶妻纳妾；这些还好，最让罗千山担心的是：坊间传言，大商贾罗千山的公子罗诗承有龙阳之好，喜欢的不是女人。先是说每次罗诗承跟朋友去青楼都只听艺曲，不进房间，再是说他洗澡的时候要有面首陪伴……

这事情可了不得，人言可畏。如果是真的，往小了说是丢尽了罗家的脸面，往大了说那是让罗千山一手搭起来的家族后继无人。为此罗千山还特意试探过，让管家文泰找机会给诗承介绍几位红颜，姿色即使说不上倾国倾城，也绝对是清丽脱俗，仪态万方，就连他这个年纪的男人，见了都难免心潮起伏。然而儿子的反应很让他失望，虽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对女人多么排斥，但也看不出他有多少热情。

罗千山为此焦虑不已，深恐香火基业就此断灭，更觉得没管好儿子，对不住九泉下的糟糠之妻。而罗诗承压根不体谅父亲的忧愁，父子之间从未有过促膝长谈的时刻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游玩，除了隔三岔五地命贴身侍从回家拿钱之外，几乎跟家里断了联系。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怕回来要被父亲管着，罗千山做事情看似温和，实际非常严谨，父子俩刚好相反。幸好老管家文泰心细如发，一直在留心罗诗承的行踪，就在前两天，他带回来一个消息：据说罗诗承盯上了一位姑娘。

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罗千山脸涨得通红，比他自己盯上了一位姑娘还激动，抓着文泰的手说：“把这姑娘查清楚！查清楚！文泰，你千万要帮我这个忙！”

于是文泰二话不说，又跑出去了。

候了半晌，老管家终于回来了，满头大汗，脸色跟罗千山一样涨得通红。

罗千山顾不得让他休息喘气，连忙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看得出来文泰也很激动，点头说：“确实有！”

“这姑娘什么来路？长什么模样？”

“我还没见到，听说是绝色佳人，姓魏，祖籍桐城，出自书香门第，近两年家道中落，才跟随父亲一起到扬州来投亲，据说还得到桐城的大文豪姚鼐的后人举荐，姚鼐在广储门外的梅花书院任过掌院，所以书院专门为她们父女辟出一套客房，深居简出。”

“梅花书院？”罗千山讶然，“诗承怎么会去书院？以前用八抬大轿也请不过去的。”

“少爷前些日子结交了几位肄业的举人。”

“嗯，嗯！那诗承人呢？”

“原本住在三元坊的连绵客栈，这两天因为看上了魏姑娘，就搬到了广储门附近了。”

罗千山绕着红木太师椅走了两圈，问：“这姑娘对诗承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没打听到，不过我已经央人送了厚礼给掌院，应该会有眉目！”

“这个不着急，不着急！”

罗千山哈哈大笑。对于他来说，知道儿子喜欢女人这一点就够了，至于魏姑娘喜不喜欢他不打紧，只要儿子开了窍，以后秀色佳人可以慢慢挑。

“少爷的眼光可不是一般的高！”

文泰这句感叹不知道有心还是无意，却猛然点醒了罗千山：如果儿子是开了窍还好，可如果是眼光太高那就难办了——万一魏姑娘没拿下，以后还能遇到一个中意的吗？

他再次一把抓起文泰的手，诚恳地说：“文泰，你比我更清楚这个不肖子，他对你比对我好，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，你一定要撮合这份姻缘！”

文泰心里是感慨万千，跟了罗千山这么多年，对他的秉性脾气早已是了解透彻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除了罗诗承之外，什么事情还能让他有这般激烈的反应？

“老爷，您这是哪里话？这是我分内事，我是看着少爷长大的，对他跟对自己孩子一样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好了，倒是有另外一件事，需要您费心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这两天除了关照少爷的事之外，还顺便打探了一些关于龙须宴的事情，我觉得这里面不简单。”

“哦？”

罗千山缓步坐到太师椅上，此刻文泰表情沉重，但是他却放松了，商圈官场上的风浪他已经见得足够多，这些事情何足道哉！天下再大的动静，大不过江山易主，可在他看来，皇帝老子换位也抵不过儿子看上一个女人。

“老爷，龙须宴上肯定要出大事……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文泰上前两步，俯下身子说了两句话。

听他讲完，罗千山刚放松下来的脸色瞬间又绷紧了。

03 临阵脱逃者斩

丁宾狐心事重重地回到嘶马镇，想要立刻汇报龙须宴的情况，不巧的是，徐宝山正在大堂整肃帮规。他跟旁人打听了一下来龙去脉才知道，原来前阵子另一个山主任春山手下的几个小头目去码头接运私盐，几个人大意了，没事先与官兵联络买通关节，结果盐船通过关卡时，跟人家动了真刀真枪。往常贩盐，虽然也是刀斧枪炮备齐，但并没想真的动手，只不过做做样子防备一下。这次玩真格的，几个人当然不是官兵的对手，没开两枪就弃船逃跑了。他们知道失风逃走有犯帮规，如果回去，必然要被治罪。几个人当下一合计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，既然一直在水边当盐匪，那就干脆流落江湖，在长江轮船上做些偷鸡摸狗的营生混混日子。过了没多久，山头上发现这几个人迟迟不归，也无一消息，忙派人下山打探，才知道这情况。徐宝山听了之后怒不可遏，定要抓这几个违反帮规者回山严办。终于，昨天下午，几个人正在长江轮上搞他们的“生意”，被下山巡风的同帮兄弟当场拿住，押解回山。

此刻徐宝山脸色铁青，端坐堂前。他开口问道：“帮规的第三条，你们还记得吗？”

几位知道今日不能善了，话已说不拢，答道：“第三条是临阵脱逃者斩。”

徐冷笑一声道：“帮规第六条也没忘吧？”

帮规第六条是：吞没水头者斩。不过这几个人已经哆嗦得答不出来了。

徐宝山怒道：“既然你们知道帮规，为何临阵脱逃，又在长江轮私做差使，吞没水头，如今已被拿来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大堂里一片肃静，人人都板着脸。这犯错的人中有一个是徐宝山的故交，两人关系素来亲近，此时的情况，即便徐宝山已经拍桌子怒吼，众人也还是觉得有回旋的余地，只不过是要让山主发足威风摆摆帮规，等他语气稍一缓和，只需有人出来求情，留个台阶罢了。

跪在堂下的几人皆额头贴地，不敢说话也不敢抬头，心里仍存着几分侥幸，只盼能用这虔诚可怜的姿势换得大山主心头一软。

不料徐宝山一拍桌子：“处决！”

众人都是一愣，往常也有兄弟违反帮规，但从没有这么严地处决过，何况这几人还是任春山手下的头目，中间还有徐宝山的故交，猛然间要斩首，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。

徐宝山见手下人没反应，冷哼一声：“怎么？我的话你们听不见是不是？”

丁宾狐使了个眼色，几名手下立刻上去将这几人拖下去处决了。其实他知道徐宝山的用意，之前多次叙谈中，徐宝山一直感叹手下纪律松弛，组织散乱，如果不及严肃法纪，将来这帮乌合之众不止会到处闯祸，还会耽误了徐宝山心里的“大志向”。如今大义灭亲，正好做个例子整整风气。

待听到枪声响起，徐宝山才背转过身，叹了一口气，仰起头挥了挥手。

众人离去后，丁宾狐还站在堂下看着徐宝山的背影，不知为何，他竟然从这高大的背影里读出些黯然的感觉来。算起来他也是徐宝山的故交，这么多年来他尽心尽力地为徐宝山分忧解愁，出谋划策，除了是因为跟徐宝山有共同的大志向之外，也是为了报答当年的知遇之恩。当年丁宾狐是盐城的武秀才，算个人物，既勤于武艺，也精通文字。一次跟人结伴进省赶考，携带了一包免税批盐作为旅资。但是当三江营缉私官兵查问时，发现他所携批盐超过规定限度。双方起了冲突，官兵要扣押他，而丁宾狐本是习武出身，发起狠来，一怒打死两名官兵，闯下大祸，眼看走投无路，这个时候碰巧被徐宝山救了下来，二人酣饮一夜之后，他便投在徐宝山的门下。眼前世道变幻莫测，这境遇让他很有些英雄上梁山的感觉。

丁宾狐暗想：只是不知道哪一天，我会不会也落得个处决的下场？

第一次处死自己兄弟，徐宝山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回想自己前面几十年的路，此刻心里也是波澜起伏。

他生于同治五年，是丹徒南门人，父亲是一个竹店的老板。少年时他曾在父亲开办的竹店里做生意，十五岁那年父亲病逝，他跟母亲及弟弟宝珍一起度日。他生性放荡，既不愿经商，更不思务农，经常四处游荡，结交各路豪杰。好在他臂力过人，精于剑术，更擅长枪法，双手发枪，百发百中，能够在黑暗中击灭香火。因此，年纪轻轻就已经在镇江、扬州一带的帮会盐枭中小有名气，大家都知道他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，不怕得罪官府，不怕触犯法律，送他绰号“徐老虎”。

二十八岁那年，他跟一伙朋友联手洗劫江都县东乡仙女庙。案发后潜回镇江，躲到宝盖山下，被丹徒县主簿张焕文发现擒获。后被县衙惩办，发配甘肃充军。在押解途经山东时，他瞅准机会，趁夜盗得驿站中骏马逃脱。回来后，他藏匿在私盐贩子陶龙雨家中。那时的他远不像现在的徐宝山这样神气，整日东躲西藏，惶惶不可终

日，从没有按时吃过三餐饭，更是没有睡过一夜安身觉，有时睡在土庙里，有时睡在麦田里，不管睡在哪，手上总要缠一炷线香，到了香燃到手指时，就要赶快起来换个地方，以防被捕。有时甚至睡到死人棺材里，这样可以多睡一会，但是很麻烦，要先把棺盖撬开，进去后还要弄一块大砖头把棺盖垫起来，才不至于闷气。如此折腾，总算没被抓住。熬了几年之后，他投奔了盐枭头目孙七。

自从投了孙七，徐宝山才慢慢恢复了元气。他是个不甘平庸的人，活着就要做点大事情，至少也能为孙七的山头立个大功，一来是个进山之礼，二来也显示一下“徐老虎”的本领。当时与孙七为敌的还有另一伙枭匪，以柏琼为首领，势力很大，孙七自觉不敌，只能处处避让。但是徐宝山觉得就从柏琼这里下手最为合适，因此开始等待时机。恰巧，这一日，他在路上与柏琼的两个儿子相遇，这两个恶棍正在掳掠妇女，徐宝山上前去教训柏琼二子，打斗中，柏匪三百余人闻讯赶来将徐宝山围住。正在危难之时，孙七率众赶到。已感不支准备败走的徐宝山，陡然胆力倍增，再抖精神返身杀入敌阵，持利剑近身力毙柏氏二子。经此一战，“徐老虎”重新成为江湖中声名远播的人物。各地闻其声名者纷纷来投，他第一次有了培植自己势力的资本。

后来他干脆脱离孙七，另树一帜，冒死抢了匪首朱福胜的地盘，占据十二圩和七濠口一带，初步有了自己的队伍和势力范围，并由此起家。在队伍逐渐壮大后，他并没有忘乎所以。他看出要与官军和众匪抗衡并要得到不断发展，不能简单地招兵买马，兵要招好兵，马要找骏马。他深知自己部下全是一勇之夫，只见眼前小利，并无大志。且自己的手下，组织松散，更非大队官军敌手。他们农忙时回家种田，农闲时结伙贩盐。一旦官兵大队来袭，便四散回家，官兵去后，则又啸聚如故，对官府而言，此是匪患难除。但对徐宝山的“大志向”来说，实在是个不利因素。因此，他与丁宾狐等人反复商讨，权衡利弊，觉得只有联络势力强大的洪门，才能利用洪门组织搞起一支层次更高的武装。

徐宝山本来应算是正宗的青帮首领，属于比“大”字辈高一辈的“礼”字辈。听说泰州城内有个洪门首领任春山，便立即带领丁宾狐一起，秘密赶到泰州去同任结交，要跟他共图大业。时逢任春山正在泰州相机发展组织，以算命先生为表面身份，暗地里则联络会众。或许是世道荒乱，英雄相惜，在丁宾狐的劝说下，两个敌对帮派的首领一拍即合，结为异姓兄弟。结果是任春山介绍徐宝山加入洪门，徐宝山介绍任春山加入青帮。两人合开洪门山头，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山名曰之“春宝